### 心灵感韵

## 路风尘

一辈子,要走很多路。

村是山村,家也一定住在山上。

上学时,有好几条小路都能到达学 每条路上都留下我成长的足迹,还有 身后一声声的叮咛:放学了,不要贪玩,早 点回来。一条路,走得时间长了,就换另 一条路走几天,反正都是土路,风里雨里 雪中,陷泥里拔出来,滑倒了爬起来。

山村里的路都不宽,有的甚至不能 称之为路。住在北边山坡上和村中间 的孩子们,上下学走的是一条河渠。雨 季时河水肆虐,无路可走;旱季时河床 裸露,乱石嶙峋。中间路过一处河道相 接的地方,河涧上只通过一根输水的铸 铁管道,等于现实中的独木桥。胆大的 孩子踩着铁管,"噔噔噔"几步就跨过去 了。胆小的,只好下河滩,绕远路。走 在路上,会不由自主地踢石子,一直踢 到校门口。山里的孩子,特别费鞋。

我上学所走的路,上坡下坡,曲曲 折折,两边荆条、刺槐、榆树、杂草丛生; 平坦处,只是一户人家的窑顶。窑顶前 沿砖砌花墙的十字空里,时常能看到住 着细腰的大黄蜂。我那时调皮,找两根 细棍从腰部夹住它,拴上长长的线绳, 放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小风筝。走着 走着,童心泯发。暖暖的春阳下,蹲在 一个蚂蚁窝边,看着进进出出的蚂蚁 们,似自己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钻进 了蚂蚁窝。恍惚间,宛若做了一个梦。 脑洞大开,简直可以思考人生。那时, 人生的梦想,无非就是长大后,一定要 买个崭新的、里外有几个兜的书包,一 个兜装课本,一个兜装文具盒,一个兜 装弹弓和石子。懒懒散散中,听到上课 的铃声,才蓦然惊醒。撒开脚丫子,跑 得再快,也免不了在教室门口罚站。

盛夏之际,放学后,太阳还高高挂在 天上。回家的路,变得十分漫长,故意磨 磨蹭蹭等太阳落山。荆条开细碎的紫白 色小花,一簇簇的,蜜蜂从这个枝头,飞 向那个枝头。枝头上,还爬着像孙悟空 一样、头上长两根长长触角的天牛,抓的 时候一定要先捏住它的头,否则,它一回 头,先逮住手咬。但是,我比较害怕的, 是地下偶然钻出来的蚰蜒,这斑斓蜿蜒 的节肢动物,有着数也数不清的腿,气味 难闻。蝴蝶落在花上时,轻轻挨近,可以 捏住它宽大的翅膀活捉,然后压在笔记 本里作标本。不太好看的,就放生了。

太阳累了,靠在半山腰。远处的山 坡上,经常看到那个放羊小扬起鞭子的 轮廓,他捡起土坷垃块,扔向离群的羊,



边扔边吆喝。 一群白色的羊蠕动着圆 滚滚的身子,往回走。那个放羊小,是 外村的,我认识。他经常把羊群赶到学 校操场边的杨树下,摆开水槽,羊喝水, 他休息。中午,他拿出饭盒,揭开。随 手在路边折一根荆条,掰成两截,捋干 净叶子,插到饭盒里,当筷子用。同学 们围着羊看,我好奇他的就地取材。

夕阳像金子一样铺在山坡上,在放 羊小看来,这只是普普通通一天里的一 个黄昏。他没有读过书,也许没听过"寸 金难买寸光阴"。一只一只吃得饱饱的 羊,才是他眼中一块一块闪亮的金子

有声音穿小路而来,像悠扬的山 歌,那是妈妈的呼唤。太阳要睡觉了。

有时候,放学尚早,我背着书包,沿 着山路,跑到村后山腰间的两口水井那 里玩。村里人习惯叫"大井"和"小井" 这是大人们最忌讳孩子们去的地方。井 口没有支辘轳,也没有盖,怕不小心掉井 里。但那里有裸露的巨石,石下有罅隙, 可以挡风避雨,雨后,平坦的石面很干 净,可以躺在上面睡觉。大井口粗,但不 深;小井口细,我曾经看到有胆大的人双 腿叉住井壁,下到黑黝黝的井底去捞掉 落的水桶。大井近,我喜欢爬在井口,往 下探半壁中的水面,能清清楚楚照脸。 井水是天然的泉水,清冽甘甜。全村人, 就靠这两口井吃水。村里人都是等大清 早,水面快溢至井口时来取水。那时,连 井绳也用不着。提起水桶梁,弯下腰,跪 在井沿边,伸下去就能打满满一桶水。

我曾经见一个住校的女老师,她不选时 辰,在半下午水位已经快落至井底时来 打水。折腾了大半天,总算打了两半桶 浑了的水。挑起水桶,轻移莲步,在凹凸 不平的山路上,走一步退两步,两只水桶 荡来荡去,已经不听她指挥。好不容易 回了住处,几乎是两口空桶。

我笑她,路也不会走。

没几年,自己也到了必须去担水的 年龄。妈妈特意去供销社为我选了一副 小水桶,爸爸找来薄木片,给我做了一副 十字形的"水漂"。这实在可以算作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原理很简单,如果桶 里水太满,扁担颤,把"水漂"放在水面, 可以防止水溅出去,因为每滴水都宝 贵。第一次打水,我没有用别人帮助,系 好绳子,放下水桶,左右摇摆绳子。不要 着急,尽量让桶倾斜,使水一点点进桶, 累积得多了,桶自然沉下去,提上来就是 满的。因为不太熟练,我累得精疲力 竭。颤颤巍巍挑着一担水回家,像打了 一场大胜仗。挑了几趟,天渐渐黑了。 最后一趟,早看不清脚下的路。远处有 灯光晃来晃去,是爷爷打着手电筒来接 我了。那时,他腿疼得已经拄起了拐杖。

到现在,那两口井,由于各种原因, 被掩埋,也深深埋在我心里。那只手电 筒我还保存着,安上电池,一按开关,锈 迹斑斑的老古董竟然还能发光。在往 后无数的暗夜,照亮我前行的路。

生命逐水而居,逐光成长。

一路走来,风尘仆仆。

## 拒绝别人定义你的人生

□尹丽萍

那一年,念高二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学校放半 天假。舍友说书店有本什么书,很有参 考价值。我说稍等一下,梳完头一同下 街去买

我很快扎起马尾巴,那种一个皮圈 圈住发根,发梢高高扬起的发式,很简 单、很随意,学生通用。舍友说:"这发式 太古板、太落伍,今天给你换个花样。"她 挑起我两鬓的发丝,结成小辫子垂下来, 然后把剩余的头发轻轻拨散到后背。围 观的舍友很多,拿来两面镜子前后对着 照,都说很抒情、很温柔,像电影里纯情 的女主角。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安地胡思乱 想:就这个样子,到星期天那条熙熙攘攘 的大街上,人们怎么看我?被人说成"标 新立异",被人叫成"骚包",那怎么可以?

那时我是班里最腼腆、最怯懦的学 生, 总是自觉地藏在人群里, 努力地保持 着与大众的一致,包括上课、穿着,甚至

我一言不发,在众人的惋惜声中拆开 小辫子重新扎起了马尾巴。舍友恼了,她 迅速拉过我,三下两下拆开马尾巴,说: "你既然不喜欢这种发式,我再给你换一 种,直至你满意。"她这次费了好大的劲, 梳了个镜子里怎么照也看不到的发式,-摸,是个髻。我深以为那是妖娆少妇的发 式,慌了,又想拆。舍友的脸色变了,阴沉 得像挂着了一坨冰,她拿出个很鲜艳的红 团花,二话不说就给我扎上。

帮我整理了一下额头的刘海儿,舍 友说不早了,该去书店了,拉了我便走。 我藏在她身后,深深地埋着头出了门。 走到街上,我不敢抬头,过目的是一双双 匆匆的脚,过耳的是纷纷攘攘的吵闹 声。舍友似乎专挑人多的地方走,竟有 不少人撞到了我的肩头。好不容易到了 书店, 进了自选间, 我很快沉迷干书中,

偶尔抬起头望一圈,人们都静静地埋首 于书中,没有谁说一句话。

买到了心仪的书,我与舍友喜笑颜 开,兴冲冲赶回学校上晚自习。走到教 室门口,她站定了,问我:"一下午了,你看到谁在看你吗?""我?没有呀!""这就 对了,谁看你了?各人有各人的事,你不 是谁的生活重点! 所以你做好自己就 好!""说什么呢?"我愕然。"你俗且艳的 发式!"舍友指着我的头发说道。

我笑了,还真没有人注意我今天梳 的是什么发式,甚至连我自己也忘了 之后的高中生涯,我依然扎着马尾巴,却 学会了抬起头洒脱地走路,恣意地做事, 心无旁骛地做人。

所以,亲爱的,你要记住:于别人而 言,你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亲爱的,你要 记住:拒绝被别人定义你的人生,不要给 自己设定心牢,做自己的主宰,走自己的 路,你是你自己的!

# "嘉河杯·唤醒乡愁 主题征文

□周 婷

门里门外

有些什么,总是固执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是那被沙漏遗忘在黑暗中的斑驳印记 还是蜷缩在角落里不舍得离开的温暖回忆 倘若每一次远行都是思念的堆积 那门里门外的泪水,早已汇成一条长河 载着乡愁,伴着乡情,日出日落,望眼欲穿 从未用单薄的距离去丈量乡愁的沧桑 就在第一次车门关紧的那一刻 挥着手臂奔跑的父母

便让我尝到了思念最酸涩的滋味 家,是一个写满相思的地方

也是心底最美的凝望 背起行囊,踏上回家的路 车门又一次关紧的那一刻 终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和伪装

娴熟地唤醒乡音

一腔情绪哼唱着只有自己能听懂的甘甜 那时的天好像格外蓝 那时的阳光也格外明媚耀眼

再一次关紧车门的那一刻 便是穿着婚纱的幸福时光 虽不是远嫁,但心中依旧多了一份惆怅

斑驳的墙壁,泥泞的小路 是我对家深深的眷恋 短短的车程,是幸福的归属

也是满满的乡愁 许多年后,还是那条悠长的小路

却也长满了思念,长满了牵挂 这世间最珍贵的存在莫过于陪在身边的人

当我们满心欢喜地推开家门 像孩童般呼喊着爸爸妈妈

而门里的父母用浑厚温和的声音回应着我们 这便是那门里门外的乡愁最完美的诠释

## 祖母的雨滴和山峦

□石香梅

夜,把月牙 弱弱地衔在嘴上 伴随着微风掠过 像极了祖母的思乡曲 这如香蕉般的口琴 每一个孔都蕴藏着 一个冲出泥土的梦想

多年前的那个雨夜 我看见一条雨线 穿过祖母手中的针眼 刺出破土而出的春天 每一粒种子,每一株草叶 没有左顾右盼 拿掉形容,拿掉夸张,拿掉比喻 唯有拿不掉的泥土和泥土滋生的芬芳 将一个婴儿环抱

多年后我行走在雨中 不说话,思绪回到了满是皱褶的小山村 她曾用荒凉与陡峭养育了我 如一根枯草,就能将我诠释 我看见山脊、旷野,梦展开辽阔 没有一丝欲望,更没有腐朽的色调 有的是山脉纯粹的骨架 以及无边的绿正潜滋暗长

